

「撒可努回童年」創作內容摘要

從小我總是想，為什麼我同班的同學作文可以寫的那麼好，受到老師的喜歡跟信賴，我也自認我寫的文章很棒啊、很好啊、好特別，但我的老師卻無法理解我使用的文字和文法。我記得國小的時候，我的老師在我的作文簿右側寫著「文藻詞彙不通」，之後幾次的作文又再次的批示「跳躍式邏輯不切實際」，國中又在我的作文本上寫著「朽木不可雕也」，我卻在底下括弧「朽木可以種香菇」。

十幾年前，我開始嘗試用自己的方式寫文章，那個時候卻得不到這個社會上的共鳴，一連幾次被一個大的出版社拒絕，心情跌到谷底，那時候心想我為什麼不能用自己的方式去形容去寫，屬於台灣另一個文學不同風格的樣貌。國小所有的孩子寫到水果很多，不是滿山滿谷就是堆積如山或是沉甸甸、數大便是美，然而我卻無法寫出那樣咬文嚼字屬於台灣孩童教化出來相同的文學，「我的眼睛裝不滿」卻是我寫出的形容詞。又，我無法寫出記憶「深埋」我能寫的「放在泥土裡面」，不知道是太土了，還是太拙；但有一天我的文章是從國外紅回來，才受到教育部的在意，那個時候的社會也開始接受普世外另一個文學枝芽的冒出。當中國國文課本三種版本都將我的文章收入時，我那種喜悅是被肯定。

這十年中，很多人問我，為什麼沒有再寫，心裡想，有很多事要做，寫文章不是我的工作，寫文章的背後和累積，是生活創意實踐的延伸。當自己有孩子後，我一直再想，我的童年發生了什麼事，我開始跟我的女兒說故事，看著他們笑到翻過來，我心想，有這麼好笑嗎，我的女兒怎麼笑成這個樣子，女兒的回答「爸爸，你小時後那麼好笑」。那天開始，我開始著手寫「撒可努回童年」，寫的過程我開始回憶那個童年的不堪和交錯無法用文字形容穿越內心的那個交雜，我知道這些將成為我女兒看到他父親的經典，原來她的父親童年是如此。有時，深夜埋筆寫到最深刻的片段，真的讓自己哭笑不得，猶如回到我童年的那個國度，自己像穿越時空回到屬於自己的世界。我不想用別人看會很累的文字去寫、去形容自己童年，或是找到很華麗的文字去絢爛自己童年，或用文字襯托出的那個文章。

很簡單，有風，樹就會搖；有空氣，人就會活著；阿公說「有酒有朋友、有醉會看到神奇的國度」；胖胖的阿嬤在酒後外公的酒話，把阿嬤說成神界的仙女美麗，我那時候再想真的嗎？我快四十了，我學會外公喝酒的樣子，真的，我的老婆已經是三個孩子的媽，那個身材真的在酒後，真的像仙女。

童年那個遙遠的過去，透過文字的書寫，找到了記憶深埋在記憶的記憶，他代表了也清楚的記載那個時期我撒可努所看到的世界和脈絡，有原住民、漢人，那一切所經歷的已無法用現在的想像去想像，我很高興能透過國藝會的申請，讓我自己為為人父之後，能夠寫出「撒可努回童年」，那是期待和等待的相遇，

想說 「感恩！」

一、這樣的爸爸只有我有

有一次，父母親吵架，母親一氣之下帶著大弟離家出走，我則跟著父親，那陣子，我有很多的感動，聽父親說了很多話。

吃飯時，只有我跟父親兩人相對，父親說著：「每次吵架，都是你媽媽要吵的，家裡沒有錢，沒有收入，媽媽就會不高興、發脾氣，你媽年紀比我小，都是讓她。」

一早，我打開冰箱發現什麼都沒有。我問父親，我們吃什麼。父親騎著腳踏車跟我說，在家等，我馬上回來，過了幾分鐘，父親提著一大袋地瓜葉回來，又走到廚房很快的炒了一盤，那盤加蔥的地瓜葉是我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菜。連續好幾天我們都吃地瓜菜，卻總不會膩，直到現在都好想再嚐嚐父親炒的地瓜葉。

我習慣走山路上學，有一天，在途中看見人家的地瓜園有一大片地瓜葉被折掉了，我就沒有去上課，躲在人家的工寮裡哭，原來每天早上的地瓜葉，都是父親到人家地瓜園裡折的。父親爲了他的孩子有得吃，不顧別人閒話，偷人家的地瓜葉。我知道父親是愛我的。一連好幾天，每當經過地瓜園就想到父親。他真的很偉大，有一天下午，放學回家看見父親在屋後剝竹筍，他回頭笑笑地對我說：「志強，我們不用吃地瓜葉，我們有竹筍吃了。」那天晚上，吃的是炒竹筍和竹筍湯，地瓜葉沒有了。

地瓜葉一直陪著我長大，永遠讓我忘不了。那時侯我跟父親的距離是那麼的接近，我深深的感覺，這樣的父親沒有人有，只有我有。

父親說，我們沒錢，但是有沒錢的方法過日子。

二、以後我會是個顧家的男人

那天，父親到山上看「鐵夾」（一種狩獵的方式，通常放在動物出沒的路上），母親帶著百勝（我的弟弟）幫人做工，我則一大早跟表哥到「卡媽魯」去（一個工作地）放牛。

不久，我把牛放在卡媽魯一個人跑回家。說穿了是因為山上沒有朋友，村子卻有朋友叫以在一起玩、一起鬧。直到下午，才回卡媽魯把牛牽回來。

當我回到村裡，看見小孩正在玩水鴛鴦（一種鞭炮）大戰，馬路兩邊各有一隊，水鴛鴦丟過來去過去，炮聲大作，煙霧瀰漫，火藥味非常刺鼻。水鴛鴦丟到對方陣地再爆炸，表示正中目標，如果丟過去沒有馬上爆炸，對方還會趁機又丟回來，我加入其中一隊，也被炸得轟轟作響，情景有如一場小規模的戰爭。

戰況持續了好久，上部落雜貨店的水鴛鴦都被買光了。有些人跑回家拿錢，他們的父母給的零用錢很多，而我只能玩別人的，雖然也很高興，但總是不過癮，老覺得不是辦法，便突然想到母親放零錢的地方。

我毫不考慮的衝回家，家後門鎖著，於是我到倉庫拿來細鐵絲，做了一個很克難的鑰匙，開了好久終於把門打開。母親顯然把放零錢的地方換過位置，我怎麼找都找不到，心想該不會是媽媽知道我會回家拿零錢吧？衣櫃找翻了，每件衣服的口袋都摸過了，就是沒找到。那些母親為了防止父親買酒，塞錢的每個角落也都找過了，一樣沒找到。我坐在床邊想，到底媽媽把零錢放在哪裡？為什麼都找不到呢？當我躺在床上，仰望看見頭上的破袋子，破袋子顯顯的露出母親已經很久沒用的舊錢包，心想錢會不會放在那裡？於是就把舊袋子拿下來，打開放在最底層的舊錢包，訝異地發現老媽的零錢就藏在這裡。數了數錢包裡的硬幣，三個大大的五元、十五個一元硬幣。我留下十個一元硬幣，又把錢包放進舊袋子裡掛回牆上。接著高興的衝到下部落的店鋪，買了一盒二十五元的水鴛鴦。

心情正高興時，突然一個念頭掉進腦子裡。撒可努，這二十五元買了水鴛鴦玩完就沒有了，而媽媽卻可能是用來買晚餐的。我手裡拿著水鴛鴦，腦子裡記掛的是那二十五元的重要性。想到這裡，心中開始發酸，便拿著水鴛鴦想退還店鋪。

「買了為什麼又退回來，你有玩嗎？」

「沒有，我沒打開過。老闆，你能不能退二十五元給我？」

我用手壓住褲袋口，零錢在口袋裡響起。還好，我沒有把媽媽的錢拿去買水鴛鴦。我感覺好像做對了一件事，心情非常快樂、舒服。下午到卡媽魯把牛牽回來，摸摸牛的肚子，大大的，顯然吃了很多草，回家不會挨罵了。

晚上，父親回來，未有任何收穫，好像走了很遠的路，看起來非常疲憊。母親一回來，問我有沒有燒熱水？飯煮好了沒？媽，晚上我們吃什麼？冰箱裡什麼也沒有。母親進到臥室，我跟在後頭，望著母親的一舉一動。媽媽從破袋子拿出舊錢包喊我：志強（我的漢名）。母親拿著三十元，對我說，二十元買二包「味味麵」，十元買雞蛋。眼淚流到我的眼角。媽媽問：志強，你怎麼了？

晚餐桌上只有味味麵加蛋煮出來的湯。我端著飯，頭低低的坐在椅子上。媽媽

又問我怎麼了。我忍著哭聲，眼淚滴在桌上。桌上只有一個湯，卻是我們全家的晚餐，我再也坐不住，便衝到房間躲在棉被偷哭。媽媽進來問我，志強，你怎麼了，為什麼哭？

「媽媽，我們差點晚上沒有菜可以吃。早上我放牛回家，看到我的朋友在玩水鴛鴦，我也想玩，可是我沒有錢，我就跑回來拿剛才你叫我買麵和雞蛋的錢，到下部落買水鴛鴦，後來又還給老闆。媽媽，我知道我們家沒有錢，這三十元對我們家很重要，所以我看到桌上的湯很難過。媽媽，對不起。」

「志強你長大了，以後會是個很顧家的男人。」媽媽說。

這個祕密只有我跟母親知道，母親一直替我守著直到現在。二十幾年了，這件事，我始終沒有忘。

三、上帝把爸爸的酒帶走了

「志強去找爸爸，如果他在喝酒，叫他回來。告訴爸爸說，媽媽再罵了。如果酒醉了，給我抬回來，快點去！」

小時候，父親常因為喝酒脾氣變得很不好，所以我跟百勝最討厭父親喝酒。有次，父親喝醉了，三更半夜回來，我跟百勝都在睡覺，父親叫我跟百勝起來，我跟百勝那天工作得太累，睡得太熟沒有聽見父親叫，於是他就發酒瘋似的，把棉被掀起來，對我們很大聲很大聲的嚷嚷：你們死掉了啊？叫你們叫不起來。我們眼睛睜不開，也搞不懂到底發生什麼事了。哥，爸爸又喝醉了，酒味好重。我才知道又是例行公事，酒醉後的發飆。

「你們兩個把爸爸的工具拿到哪裡去了？」

「我們沒有拿。」

「難道爸爸的鋸子、小刀、鑽子有腳啊？」

小時候我跟百勝很喜歡動父親的刀子、鋸子。父親工具很多，可以用來做很多自己想玩的東西。可是我們真的沒動他的工具，也沒拿走。父親有個習慣，任何工具只要磨過，他都會把它藏起來，讓我們找不到。

「如果你們想不起來，就站到天亮。」

那天我好想睡好想睡，山上工作真的好累。

母親聽到父親在對孩子發酒瘋。

「你幹什麼？喝醉就罵小孩子，沒出息。志強、百勝，去睡覺。」

我們望著父親臉上的表情，哪敢上床睡覺。

隔天，父親找到了他藏工具的地方。看著我們，臉上顯得很內疚，默默無語的父親感到羞愧，好像在告訴自己，下次不要再喝酒，讓孩子看笑話了。但父親每次喝醉都是這樣子，我們總害怕的期待父親能下能不要再喝酒。

每一次父親出去喝酒，母親都會生氣，而我跟百勝都很害怕酒醉後的父親。一聽到：志強，把爸爸抬回來，你爸爸睡在路上。就知道父親又喝醉了。

酒後清醒的父親，媽媽都不會主動跟他說話，只有我會主動跟父親說話。爸你為什麼要喝酒，能不能不要喝酒，你喝酒醉的時候，我跟百勝都很害怕，媽媽都會生氣。志強，大人有人人的世界。朋友在一起本來是兩三杯，喝到最後卻醉了，睡到地上都不曉得。爸爸知道酒醉的時候都會罵你跟百勝，媽媽也不高興，但是，爸爸有說不上來的苦悶，等你長大做爸爸的時候，你就會知道了。

父親還是一年到頭米酒加保力達，而我常常替父親買酒，沒有錢時，他都會要我到店鋪賒帳，我跟父親的默契未曾讓母親知道，父親藏酒的功夫也非常了得，母親從未察覺。我喜歡看父親在家一個人喝酒的樣子，一邊編織一邊哼歌。討厭他在外面酩酊大醉的樣子。我寧可老爸醉得不醒人事，睡到隔天什麼都沒發生過，最怕就是有點醉又有點不醉，打我們、罵我們、鬼吼大叫。

每次母親要我把酒醉的父親找回來，我都很害怕讓同學看到。同學看到了，讓我覺得很丟臉，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父親，讓別人看笑話。可是，他畢竟還是我父

親，沒有酒醉的時候對我們很好。

我跟父親一路歪歪斜斜，跌跌撞撞的回到家，母親會先訓父親不會喝酒還要喝，要喝就喝死，回來幹什麼，然後提來一桶熱水，替父親擦身解酒，並囑咐我到店舖買康貝特。「媽媽，酒醉了，為什麼還要喝康貝特？」「這是山地人的解酒液。」父親喝了康貝特，躺在床上翻來覆去口裡說了一些話，我痛苦、我難過誰來了解我，之後，父親便吐得到處都是，酒氣四溢，非常丟臉。

「長大後千萬不能喝酒，像你父視一樣。」

第一次喝酒，我很努力的想喝醉，想體驗一下父親為什麼要喝酒，透過酒的發酵，體會父親曾告訴我的一些話：「等你長大了就知道。」直到我真的長大，面對的壓力愈來愈大。我知道父親喝酒的無奈。在酒的世界裡找到了自己的尊嚴，產生的冥想，讓他回到了過去，看到從前跟他說故事的老人，他很快樂，只有透過酒精麻痺短暫的現實，讓現實站在遙遠的地方看著他醉倒了，跟大地那麼密切那麼近。而母親從未知道父親想的是什麼。現在父親信上帝，酒、菸、檳榔都戒掉了，唯獨一直要父親戒掉這些的母親走了，似乎太遲了，但相信母親已了解父親，心須透過酒解放的心情。喝酒的父親離我們很遠很遠了，但沒有喝酒的父親是不是變得空虛、無奈？難道戒酒是唯一的辦法嗎？其實酒醉的父親才最像他自己，如果讓我選擇喝酒及不喝酒，我會選擇喝酒，但必須提升酒的文化，讓酒精神化。父親信上帝之後，從未再喝酒。上帝取代了酒。過去喝酒的父親有時候會自己釀小米，小米酒發酵的味道，現在彷彿還聞得到。然而，上帝也一併把小米酒的文化帶走了。酒醉的父親，只有在回憶裡，我依然看到父親酒醒後羞愧的樣子，好像有很多的抱歉和對不起；隱隱約約又好像聽到媽媽在喊：

「志強，把爸爸找回來，如果他在喝酒，告訴他，媽媽在生氣。醉了，就給我抬回來，快點去。」

四、媽媽妳為什麼要哭

小時候，不管山上工作、打獵，找山產賣到平地，父親常帶我跟百勝(大弟)在他身邊。我與百勝的童年有一大半在山裡，小小年紀同父親一山翻一山、走的路，比同年紀的小孩還多，甚至超過他們好幾倍。小學生最喜歡禮拜六、日，而我卻是最討厭，因為一放假，父親就會帶我們去很遠的地力打獵，走很久很久的路，那時候還沒有什麼產業道路，到山上工作都要走小路，那種路是很難想像的，往往我們要走半天，才會到山上。等工作做完才能下山，每次下山我都跟百勝比賽看誰先跑回家，結果，都是「小白」(我家養的狗)先到家等我們。

所以我很少有機會跟同年紀的小孩一起玩，我最好的朋友是石頭、泥土，有時候，也會跟毛毛蟲說話，把樹當成玩耍的地方。而我最喜歡學老鷹叫，老鷹似乎也聽得懂我的意思。

三、四年級的時候，我在苗栗阿姨家住過，姨丈是個軍人，很少回家，每次回家都有吉普車送他回來，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我跟阿姨在一起，不管上街買菜，或到朋友家，阿姨都會帶我去。阿姨說我以前很會尿床，吃飯飯粒都會掉出來。那時候，隔壁巷子有個叫小華的小女孩，我們常在一起玩，有人欺負她，我都會丟石頭把欺負她的人趕走，前幾年我打電話給她，跟她說了很多小時候的事，但她一點印象都沒有。明年她就要嫁人了，那些事就讓時間沖淡，如她的答覆一樣，一點記憶都沒有。

有一天，我叔叔到阿姨家，跟阿姨說祖父很想念我，希望帶我回去。過幾天叔叔真的接我回去，到家已是深夜，母親背著我回家，她哭了好久。我問她，媽媽，為什麼哭？媽媽回答，因為很想念你，母親過世的時候，我問父親，小時候為什麼把我送到阿姨家？爸爸說：「阿姨那時還沒小孩，很喜歡你，百勝又才一歲，我和媽媽要上山工作，無法照顧你們，家裡經濟又不好，加上阿姨一直求我們，媽媽才答應，答應得很勉強。你走的第一天，媽媽就跟我說她想你，每天寫信給阿姨，問你好不好？有沒有哭？」，我才知道為什麼媽媽妳要哭。

五、跟石頭說話的人

苗栗回來後，母親帶我到外公家，那是我印象中母親第一次離家。

母親帶著我回外公家，斷斷續續在外公家住了好幾次。外公家靠海捕魚維生，有一些田在後山、部落叫「工作地」的地方，

外公是個很愛笑，性情溫和的人，他很愛他的孫子，尤其是我，他最喜歡教我擾他的耳朵。黃昏時，外公喜歡叫我陪他補漁網，或是下海補虱目魚的魚苗，而外婆則喜歡叫我陪她，找颱風過後打上岸來的漂流木，以便拿回家燒，或是一大早，跟她讓外公載著到很遠的沙灘找海豆。那時候海豆很賣錢，我動作很快又很會做事，很討外婆的喜愛。晚上睡覺，我都是抱著外婆睡，腳跨在她的肚子上，聽著遠遠有節奏的海浪聲，還有海浪夾帶著石粒互相摩擦的沙沙聲音。

一大早天還沒有亮，外公就出海捕魚了，待我起床了，外公已經滿載而歸。有時候，我也會起個大早跟外公到海邊，看看我能幫上什麼忙，外公會把最重的東西讓我抬抬，以測試我的能力。外公會說，等你長大了，就能幫外公了，我恨不得快點長大能幫外公，但長大了，外公老了很少再下海捕魚，而我也什麼忙都幫不了。

每當我起晚，聽到外公發動竹筏的引擎聲，聲音漸漸愈來愈遠終而消失，我就會自責又沒幫到什麼忙。

在外公家，我有最要好的玩伴叫「幫榜」（山地名字，愛流鼻涕之意）我們常在沙灘上賽跑、追逐、摔角、游泳。他不在的時候，我就跟石頭說話，外公說唯有志強的話，石頭才聽得懂，外公叫我：跟石頭說話的人。是我常對著石頭自言自語還是外公了解我有內心世界，石頭真的就像是我的朋友，它有生命會跟我說話。

沒有捕魚的日子，外公會在沙灘捕網，或是到工作地的田整理、拔草，而我卻喜歡沿著山溝捉青蛙，每次都能帶一大袋回家，外公最喜歡把牠們配生薑加米酒來煮。在外公家，我很少穿褲子，都露著小雞雞晃來晃去，光著屁股坐在熱熱的沙灘上，竟一點感覺都沒有，外婆常跟我說，再坐，你的鳥蛋會被燙熟了，以後跟女孩子上床沒辦法生孩子。

曾祖母家住在離外婆家五分鐘路程的山上，瘦瘦的，我很少跟她說話。以前外公本來住在曾祖母家旁邊，但為了方便捕魚就搬到山下來。外婆忙閒的時候，我常陪著她去看曾祖母，她說的話我聽不太懂。

曾祖母走之後，留下很多背袋，外婆把曾祖母留給她的背袋全部送給我，還囑咐我要好好保管，背袋是他們曾曾祖母留下來的，以後有孩子要告訴他們，

外婆家養了很多火雞，我常被火雞追著跑，火雞不找大人專找小孩，有時候我們幾個小孩蹲下來打彈珠，火雞便會從我後面騎上來，好像老鷹抓小雞，我邊哭邊叫，但火雞就是不下來。外婆也常叫我殺火雞。一聽到要殺火雞，我會藉故跟著外公開溜。

有一次我好想念父母，便一個人沿著南迴公路走回家，走累了就睡在路旁。晚

上，外公見我沒回家，也沿著南迴公路找，最後終於找到睡在路旁的我。直到很久很久之後，父母才接我回家。

跟外公外婆在一起，成長中最重要的時光，讓我潛移默化的感染到他們溫和、樂觀的個性。隨著母親過世和工作的關係，外公外婆好像離我越來愈遠，但我永遠愛他們、感謝他們。還沒結婚時、我告訴我現在的妻子說，假使有一天我們生了女兒，我希望能在我的女兒後面加一個雲字，老婆問我為什麼，我告訴她，因為外公就叫張德雲。外公曾給我一個媽媽，媽走後，跟外公家維繫的那根線好像就此斷了，在以後的女兒名字上加個雲字，是爲了把那根斷了的線接回來。因為外公外婆曾伴著我成長，而我是他們最愛的孫子。

六、颱風夜裡的西瓜

「哥，媽媽叫你去她的房間，媽媽說她要跟你講話。哥，媽媽一直掉眼淚，好像不舒服，很難過，你去看看媽怎麼了？」

「媽，你怎麼了？有不舒服嗎？」

母親流著淚，講不出話來，躺在床上指著她的痛處，「撒可努，媽媽的這裡硬硬的不舒服！」

「有很痛嗎？媽媽？」

我感受著母親那種不舒服和痛苦，那年國小二年級，父親遠在沙烏地阿拉伯工作，就像現在的外勞。記得父親前去阿拉伯工作的當時，父親對我說話的那個眼神，我一直沒有忘記。

「我的兒子，撒可努，你現在是這個家裡最大的男人，家裡的一切你都要去幫忙、應付，如果有人欺負你的母親和這個家，你都要用你的力量去阻擋。」

我的兒子撒可努，家裡的幾塊田地是你的了，你要幫忙媽媽，讓她有很多的收穫，能有很多的玉米和地瓜。家裡雞和牛不要忘了餵，把雞養的肥肥，記得去田裡抓蝗蟲、蝸牛和蚯蚓給牠吃。

尤其是家裡的牛，每天上學的時候要帶到有草有水的地方，中午上課去放牛，下午下課記得摸摸牛的肚子有沒有大大，我問父親為什麼要大大，父親說不只肚子要大大，還要靠近肚子去聽，用力的搖一搖，是不是牛的肚子都是水的聲音，如果都是水聲，代表這個牛有吃飽。」

父親囑咐了所有他所不放心的一切時，家裡的一切一切都輪一番之後，最後父親要我同他走到她的工具室，將他的獵刀和獵槍交在我的手上，「現在，我的兒子撒可努這個家是你的了，我將刀和獵槍交在你的手上，用他們去保護這個家和你的媽媽與弟弟，我的兒子撒可努，我教過你如何使用這把刀和獵槍。」

我凝望著父親點頭示意，但心裡卻想著「不會吧，父親真的要將這個家交給我？」手上拿著槍，都已經超過我的身高了，不要說我舉起來瞄準，連拿起來都讓我很吃力，父親的那把獵刀就更不用說了，但就在那一刻，我才了解父親力量的存在和對這個家經營的用心。

父親說：「那把槍可以打的很遠，那把刀子也替你磨的很利，兒子，現在它是你的了。」

至今父親的那段話一直到現在深烙在我的內心深處。一個國小二年級的孩子在一瞬間要去承擔一個父親的角色，在那一瞬間我感受到自己成長的速度，父親離開的交代，像極風吹落葉，葉遮落綠地一樣，「我知道」的回答是想讓父親知道我的那個知道。

我拿著父親的刀和槍，就像接到父親的力量，耳中仍留有父親說著「這個家是你的，撒可努你是這個家的父親。」的話語。

最後的那個最後……父親落著淚摸著我的肩膀說：「明天爸爸就要走了……撒可努，不能讓媽媽很累、很辛苦，你們要聽媽媽的話，不要『給』媽媽擔心，媽媽

有『心臟病』。」父親停頓了一下，「百勝」弟弟問著父親，「爸，什麼是心臟病？」父親摸著胸口偏下的地方說：「就在這裡.....在哪裡。」父親朝著說話的弟弟胸口指去，「在這哩，知道了嗎？」

「嗯，我們知道了。啊！心臟病怎麼會這樣？」天真的弟弟問著父親。

「會很痛、很痛，會沒有呼吸，吸不到空氣，那會死掉，因為媽媽沒有空氣了。聽媽媽的話，就不會「給」媽媽「那個」心臟病了嗎？」

父親摸著弟弟百勝的頭說：「百勝，你要乖喔！不要亂跑或是跑去偷別人的東西，不要跑到危險的地方。」

「爸，我不會去啦，如果我要去，我會叫哥哥跟我一起去。」

我一心急很直接由口快喊出：「你給我閉嘴，不會講話就不要亂講。」

「我哪有講錯，我只是想告訴爸爸，我會聽話而已啊。」

我望著父親說著，「爸，我會照顧好媽媽跟弟弟，你跟我說的，我都有『記到』，沒有忘記，我會看好我們的家。」

那夜，父親抱著我們最後說的話是：「等爸爸回來，要聽媽媽的話。」

父親離開的那個期間，能接到父親的信是我們最快樂的事，有時候還會跟母親吵著，爸爸有沒有寫到我，爸爸有沒有問我好不好，和有沒有聽話。在記憶最好玩的一件事，就是有時父親會寄回錄好的錄音帶回來，讓我們聽他在那裡發生的故事...有時候我和弟弟也能感受父親的心境。

弟弟曾問媽媽，「爸爸好像很累了！在那邊很辛苦，爸爸好像很難過，很傷心喔！爸爸在哭呢！」我問弟弟你怎麼知道，他說：「我有聽到阿！」

母親有時候也回應了父親的要求，要我們將錄好的錄音帶寄給父親，在那個時候，是我和弟弟最愛玩、搞笑的時候，而母親則是很高興的告訴父親家鄉所發生的一切事物。

在那個當時，我常在深夜偷聽母親半夜起來斷斷續續的將想念及對親的思愁用歌唱給父親，有時聽到母親的難過之處，則會聽到母親的哭泣之聲。

母親爲了遠在異地工作的父親讓他有所心安，則會替我們說些好話，讓父親能有所安心。也就在那個時候是我在當聽母親唱母語歌的時候.....

「不要給媽媽很累，媽媽有心臟病。」父親交代的聲音一直在我身邊迴響起，「不要讓媽媽辛苦、照顧媽媽.....」我看著媽媽痛苦的樣子.....我對著母親說：「媽媽，很痛嗎？」

母親雙手壓著胸口說：「媽媽這裡很痛.....」媽媽喝開水，弟弟端著水走過來.....

「媽媽你有沒有想吃的東西？」弟弟問著母親，母親閉著眼睛用點頭代表回答，當弟弟講了一連串的水果名，講到西瓜時，母親則回答說好西瓜。

我跟弟弟兩個人用眼相對，我將弟弟叫到廚房去，商討著要到哪裡去找西瓜，這時候弟弟突然很用力很用力的望著我，對著我說：「哥哥，前幾天我有看到下部落的阿美族，他們有去偷拿西瓜。」

「你怎麼知道是偷拿的？」

「他們跟我說的啊！他們說很容易，沒有人在看管。」鬼靈精怪的弟弟這時候不

知道哪來的幽默。「哥，我們現在去嗎？」

「可是現在下雨呢？天又開始黑了！」

「哥，下雨才好……天黑才好，下雨，西瓜的主人就不會出來，天黑黑的剛剛好，我們那麼黑……沒有人會看到我們，我們不要笑將牙齒露出來就好了，沒有人會看得到我們。」

我問著弟弟，「那你知道西瓜要去哪裡拿？」

下面的阿美族說：「好像在「河」那邊。」

我張大眼睛，「弟，在河邊喔！那裡現在去很危險呢！下大雨會有大水……」

弟弟卻很輕鬆的笑著，「怕什麼啦，哥，你勇敢一點好不好。」

我心裡想著：這不是怕不怕和勇不勇敢的問題。這時候父親在離家種種的交代，又在我耳根響起，要照顧好弟弟，尤其不要跑去海邊和河邊。

我記得那個時候正好是颱風的前夕，下大雨又天黑、颱風。我們就用垃圾袋當雨衣，騎著表哥借來的腳踏車，我載著弟弟，還在腰繫著父親的工作刀；弟弟背後則背著父親的網袋，並拿著似黃昏的燈光替我照著路找方向。

「哥，雨下好大喔，要不要回頭！」

我心裡想著：要來是你說的，現在不想來了，又是你說的。

「不行，我們一定要拿到西瓜才能回去。」

「哥，你看河裡的水開始黑黑很不乾淨呢！上面好像在下大雨呢！」

我提醒著弟弟，「那我們動作要快點喔！」

那一夜走在風雨中，我和弟弟瘦小的身軀，受盡強風大雨的阻擋，在逆風中前進，有時雨太大、風太強，小小的腳踏車後面又載著弟弟，黃昏的手電筒什麼也看不到，有時只能用牽車的。好不容易到了太麻里溪，我和弟弟站在牆上，望著遠處的西瓜田，弟弟指著，「哥，我們從那邊下去會比較好。」我和弟弟將車子停放在堤防上，用繩子綁住深怕被強風吹走。

「弟，水很像很深呢！」

「不會啦……」還沒講完只見弟弟撲通就往河裡游過去，我也跟著游過去。

「拿這個好不好」

「太大了，我們搬不動。」

這個可以嗎？

拜託一下好不好，我指西瓜說：那個西瓜都快比你大了，

那這個呢？我輕敲一下，這個還沒熟……哥，這個啦！我看見弟弟將西瓜抱起，我忘不了雨中又黑夜，他叫著我，哥，這個啦，他牙齒打開，只露出只能看到牙齒的笑容，

嗯，這個很甜，就這個啦！

我們將西瓜裝進父親用的網袋，但西瓜還是很大，2/5 還露在外面。我將西瓜吃力的背起來。哇！弟有點重呢！

再游回去的過程，自己很像釣魚的那個浮標，有時潛下去，有時又浮起來，就這樣如果那個河面，在寬公尺，我不知道有沒有能力將西瓜帶到對岸，到對岸，我

對弟弟說：「我差一點要淹死掉了？」

弟弟看著我，「哥，我剛才有緊張呢！我看到你沉下去的時候，我好害怕，又看你浮起來，我就好高興，又沉下去的時候，我好緊張呢！哥，你看！」我回頭在大雨中，眯著返回到看著我剛才游過的河面，「河水開始暴漲，我們趕快回去。」我點著頭，「弟，我們回去，你去牽車。」背著西瓜的我，推著弟弟牽腳踏車，在四十五度角的斜坡地，爬上橋面。我將西瓜拿給不會騎腳踏車的弟弟背，我則吃力按著全身壓著往前斜，就是不要前輪翹起來....

「勝(弟弟的百勝簡稱)，後面太重了。」之後我才跟弟弟將西瓜砍掉一半，那一半則從橋上將另一半的西瓜丟入河裡。

「哥，好可惜喔！我們那麼用力的拿到....就這樣....」

回程的陸上，車子順風重量加速度，我們的那個黃昏手電筒的燈光，還沒跟上我們的眼睛看路，在黑夜只憑感覺騎車，那個黃昏手電筒的作用只是用來讓自己安全，反而我們沿途鬼叫，哇....吼....啦....還來的比較有用，至少有人知道在那個大雨黑暗的地方有人在那裡鬼叫，那是讓人注意所在的方法。弟弟背著父親的獵袋，裡頭的西瓜則切掉的平面剛才和弟弟的背程垂直，遠遠的看去，背後很像長出什麼東西，弟弟小小的樣子，看起來真的很滑稽。回到家裡，我們則深怕母親知道，我們這個時候還跑出去，輕聲細語的東張西望，又深怕母親發現我們。回到廚房，將弄濕的廚房擦乾，衣服換掉。

「哥，我的背很痛，西瓜好重喔！路上我一直忍耐怕西瓜掉下來破掉。」

我摸著弟弟的背，看著他肩上留下紅紅的線條....「用口水擦擦，等一下就好了.....」弟弟呆坐望著，可能是肩疼痛的關係，我叫喚著他來共同切西瓜時，他都沒有任何回應。

當我將西瓜切好，也想到等一下媽媽問我西瓜從哪裡來時，要如何回應母親，我總不能告訴她說西瓜是偷來的，或告知母親我們是冒著大雨，大風跑到河邊去偷的，我心裡盤算著，該要怎麼說才是最好的。

「媽媽，西瓜！」我將切好的西瓜交給母親，並叫喚著母親起來。「姨娜(媽媽之意)，這裡有西瓜。」

母親虛弱的躺在床上望著我們。

「姨娜胸口的地方還有很痛，不舒服，緊緊的嗎？」

母親握著頭示意，我將西瓜遞給母親，母親吃了幾口後問著我說：「西瓜是從哪裡來的？」

當我正要回答我所想的一切時，這時候跑出來剛才一直發呆叫都叫不回來神的弟弟，就在這個時候，弟弟的驚語，讓母親雙眼泛著淚，吃著手上的西瓜。百勝還不知道不清楚為何媽媽哭了的原因。

媽媽把西瓜吃完了，說著「很好吃，這是我吃過最好吃的西瓜。」

那一夜颱風來了，母親抱著我和弟弟，沒有責罵我們的不是，但在那一刻我深深的體會到，我們愛媽媽的那個行動是最真的，和父親離開到沙烏地阿拉伯工作的那個交代「照顧媽媽，你是家裡最大的男人」。而弟弟讓母親落淚的那個驚語，

在沒有煞車的狀況下，和他生動的比喻，差一點擔心母親聽到弟弟所說的那些話心臟病的加持會惡化。

「媽，我跟你講喔！我和哥哥剛才跑去那邊河邊去拿西瓜呢！雨下很大，風很強，天又暗暗的，路沒有看見我們，那個手電筒又快沒有電力，眼前都看不到。我們還游泳去搬那個西瓜，哥哥游泳還一直沉來沉去，本來我們的西瓜是一粒的，你看，媽媽我的肩膀還有背西瓜很重留下大大的紅線呢！」

媽媽說，「痛不痛？」

「很痛呢！媽，哥哥有給我擦口水了，啊？另一半我們從橋上丟下去，我們帶不回來，很可惜呢！」

弟弟生動的比喻，又帶著表演和肢體動作表演，我目瞪著那個還在表演的弟弟，心裡想著：你給我停住，給我閉嘴。

「媽，還有那個河裡的水，我們走的時候，就『長高了』……」

你這個大嘴巴，不要再講了。母親的一句話，停止了弟弟的言語，「這是我吃過最好吃的西瓜，你們是我的好孩子。」

那一夜母親說了很美麗的話，「你們感受了媽媽的痛，你們的照顧媽媽一樣感受著和知道。有一天你們結婚了，你們家的女人會很幸福，你們會愛你們的太太和女兒及家人，因為我現在已經看到了……」